

紅玫瑰

第二卷 第三十一期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2029-6

21

紅玫瑰

期一十三第

卷二第

生寫真醉



風竹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第二卷第卅一期目錄

民國十五年陰
歷五月廿四日

發行

懼內……………張秋蟲

菜館侍者等於貓……………程瞻廬

誰怕誰(滑稽畫)……………胡亞光

一生享用不盡……………程瞻廬

離合……………陳鶴麓

申江本事詞二……………朱劍芒

明星珍聞錄……………李允臣





白巾禍下……………俞天憤

海上新酒國點將錄十……………朱劍芒

情海驚濤……………趙頤年

戒奢侈與戒羞恥……………程瞻廬

紅玫瑰千字文……………俞天憤

江湖奇俠傳(九張)……………不肖生

新廣陵潮(六張)……………李涵秋殘稿 程瞻廬續撰

編餘瑣話……………趙茗狂

編餘瑣話

編餘瑣話

狂·茗·

俞天憤之「紅玫瑰千字文」雖祇寥寥千字。然據他自家說。却曾費上二十六天的工夫。真要掉句文道。「其癡不可及也。」本期特把他刊了出來。請諸君賞鑑賞鑑。不要埋沒他的一片癡心。

朱劍芒之「申江本事詞」已從前期刊起。完全紀的實事。更由他把清詞麗句寫了出來。尤覺十分動看。諸君讀了以後。定要說道。「風流哉朱劍芒。」

「小說家號」已向各處徵求稿件。這是第二年末一次的特刊。不得不加意經營。或者要比前幾次的特刊。來得動看一些。

下期有達哉之「手把芙蓉」是一篇絕曲折。絕有趣的偵探小說。跳澗虎的本領。確是不錯啊。慧劍之「香水瓶」如啖諫果。彌有回味。是言情小說中之傑作。國楨之「這一夜」神妙欲到秋毫巔。在下也做了一篇「大勇」仍帶着那種灰駱駝的色采。毫不足道。

懼內



張·秋·蟲·

懼內是很平常的一個
題目。竟能做得如此有
神。秋蟲秋蟲。真可兒也。

若狂

朋友當中要算朱知白是怕老婆的都元帥了。朱知白的一生好運也都從怕老婆中得來。最初朱知白不過部裏小小一個科員。庸庸碌碌誰也不來注意他。後來不知怎的大衆會曉得他怕老婆。辦公之餘都拿他做談笑的資料。朱知白這三個字一天比一天響亮。久而久之上官的耳朵裏也聽熟了。不知不覺的便隨時隨地注意他。這個人見他的樣兒倒也端凝持重。從容大方。再交兩件事給他辦。更是謹小慎微。循規就範。於是上官很歡喜。信用他。說他富於服從性質。是個黽勉治事之才。只消上面有個發縱指示的人。什麼事都可以給他辦。朱知白自被上官賞識以後。位置便漸漸陞高起來。大衆都詫笑道。想不到老朱怕老婆怕出好處來了。這句話朱知白也承認。并且時時說大衆沒出息。一

個人不怕老婆如何會發財呢大衆只好望着他笑他却正色道人能懼內不愁貧這是怕老婆經當中的格言只怪你們讀書不多罷咧

朱知白從沒有請過客大衆背後沒有不議論他過於吝嗇的其實這也不能怪他他的經濟權完全操在他夫人手裏連他剃頭洗澡的零用錢都須先期向他夫人呈報支領經他夫人將用途及數目審查明確然後再七折八扣的支付朱知白處在這裙腰專制的高壓政略之下教他如何能有力量的請客呢不過他夫人對於他外面的排場却很顧全特許他出入坐自備的包車有時他夫人出門情願自己雇街車將包車讓給他坐朱知白因此在朋友面前竭力宣傳他夫人的賢德大衆也將信將疑但有人說那包車夫還有一個兼差彷彿是從前的『監軍』朱知白怕他夫人之外更得怕這位見車夫朱知白不但不能命令他還須隨時敷衍他聯絡他遇必要時或強制執行時那位包車夫老爺手拿尙方劍宣讀口詔大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朱知白怕他先斬後奏倒不能不委曲求全的服從他朱知白名義上雖然是坐包車實際上正等於坐司法衙門的囚車

朱知白不吸烟不吃酒種種不良嗜好他一概沒有就祇歡喜賭人家談牌經他往往聽出了神人家

坐着賭。他往往看着不能走。大衆拉他同賭。他只紅著臉搖搖頭。大衆知道他不能賭。不敢賭的苦衷。便也不強人以所難。他却對大衆訕訕的道。我們夫人的脾氣真古怪。不許我在外面賭。只許我在家里賭。大衆因知婦女的脾氣最喜歡小利。他的夫人或者貪圖頭錢。所以許他在家里賭。這話倒都信了。這一天朱知白調充會計科主任。平時稍微知己一點的朋友一齊送禮道賀。他這不能不破例請一次客。客到齊了。還不是吃飯的時候。就有人提議。這該可以陪我們打一次牌了。朱知白沒做聲。禁不得大衆同聲催逼。只得硬著頭皮跑進去。咕嚕了半天。纔滿頭大汗的跑出來。說對不住。等一等。我已。經。差。人。借。牌。去。一。會。兒。包。車。夫。拿。進。兩。副。麻。雀。牌。朱知白幫著將桌椅擺好。八員大將坐下來。就紅中白板的大戰起來。打完了八圈吃飯。裏面居然沒有什麼動靜。朱知白家裏可以打牌的一句話。總算證實了。

吃過了飯。朱知白到裏面晃了一晃。仍舊出來陪大衆打牌。剛將牌攤開。裏面忽然有一種很宏大而枯燥的喉嚨道。你又在打牌麼。這聲音非常沉着而嚴重。似乎說話的人震怒難遏的樣兒。大衆聽了一怔。朱知白紅著臉笑道。四圈四圈裏面叱道。放屁。你不向我請示。就可以自作主意。四圈四圈的打。

下去麼。好大的膽量。朱知白撈牌的手不由的索索只抖。裏面聽見牌聲不止。又高聲問道。你還認真要打麼。朱知白顫聲道。沒沒沒有。猛不防裏面奔出一個瘦小的婦人來。惡狠狠的將桌上的牌使勁兒全給擲在地下。指著朱知白罵道。你這個沒長進的東西。看見牌就不要命了。成日成夜的胡鬧。成什麼樣兒。你再自己縱容自己。就給我滾了出去。大衆以爲朱知白在大庭廣衆之間。或者爲力爭面子起見。總有一點兒反響。共看朱知白時。自始至終。只目定神呆的縮作一團。再也不肯開口。大衆頓時覺得非常難堪。連那一桌上打牌的人也都紛紛立起身來。向外面走。那婦人更不理會。揪了朱知白的耳朵。殺豬般的一路喊了進去。

自那天起。大衆眼裏都看不得朱知白。朱知白却見面洋洋如平日。並沒有什麼道歉解嘲的話。有一個姓劉的實在憋不住。那一口氣冷笑道。我並不反對人家怕老婆。只是老朱怕老婆。怕得太不近情理了。人家怕老婆。不外以下幾種。一種是老婆長得美。不能不巴結她。一種是夫妻愛情好。愛之深。不覺畏之甚。一種是自己力氣小。敵不過老婆。只得在夫人城下豎降旗。這都還是人情。像你那位夫人面黃肌瘦。當然談不上美字。纖小尪弱。更談不上強字。你憑什麼會那一般怕她。只怕夫妻倆的愛情。

太好了。一點罷。朱知白泰然道。這話也不盡然。要曉得。淮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我這個人又最怕事。而且男子處處要顧全面子。只要家裏平安無事。什麼問題都不屑和她計較。日子久了。不覺太阿倒持。乾綱一蹶。而不能振。所謂履霜。堅冰。豈一朝一夕之功哉。這番話說得很委婉。聽大衆也很原諒他。不得已的苦衷。據熟悉朱知白家世的人說。朱知白怕老婆。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

朱知白的丈人峯是個幾十年的老京官。在部裏也很有點勢力。現在部裏的上級官員差不多全是他的後進。他膝下三個兒子都不甚歡喜。晚年得了一個女兒。老夫妻便溺愛得像掌上明珠一般。這女兒從小兒養成了一個乖張脾氣。長大了更驕恣凶悍。能行朱知白的丈人峯畢竟在宦途久了。很明白事理。不肯將她許給有財有勢的人家。以免將來結成怨偶。聲言只消少年老成脾氣溫和。能體貼女孩兒性情的人。便可以重奩輕聘。將他的女兒給他做老婆。他的意思無非替他女兒收用一個貼身服侍的底下人罷咧。那時朱知白還是一個小學教員。窮得討不起老婆。聽了這種風聲。忙東西求人去做媒。他丈人當場試驗過幾回。就容易的將女兒嫁給他了。這已經使朱知白不能不怕他老婆。他討了老婆以後。他丈人被女兒聒噪得耳根難過。纔將他薦到部裏來當科員。他漸

漸的曉得怕老婆的利益格外拚命的望怕老婆那一條路上走去他的怕老婆是有作用的別人怕老婆是祕密的他的怕老婆是公開的宣傳的他惟恐人家不曉得他怕老婆他怕老婆的名聲越大他的丈人越歡喜他他的地位便越鞏固而容易遷陞了

一年不見朱知白了一天大約在暑假期間我到ss學校裏去看一個朋友這朋友姓邱是ss學校的校長朱知白未入政界以前就在這校裏當手工教員我同姓邱的說了半天已是吃午飯的時候他便留我吃飯正吃著簾子一響從外面氣急敗壞的闖了進來我同姓邱的都吃了一驚看那人却是朱知白一年沒見面衣服華麗了許多形容憔悴了許多一進門向我們兩人略略一點頭便直挺挺的向沙發上一躺一件起花直羅長衫汗溼透了都不肯脫頭上沒帶艸帽就拿大襟當扇子姓邱的問他什麼事這般光景朱知白氣得臉多白了只是搖頭半天纔開口道唉我現在家裏不能住了我家那位雌老虎愈弄愈不成玩意了那人氣得吞了金送到醫院裏此刻還不知怎樣我是光著身子跑了出來的抵樁在你校裏暫避一避風色過了幾天事平息了再回去老邱你說我的辦法對麼我生平聽見朱知白說他老婆的壞話這還是第一次那雌老虎大約是他的老婆了只不知所說

的。那。人。究。竟。是。什。麼。人。我。又。不。好。問。他。他。却。掉。轉。話。鋒。對。我。道。我。從。上。海。討。了。一。個。姨。太。太。回。來。這。事。
老。邱。總。該。已。對。你。說。了。我。家。那。雌。老。虎。潑。悍。的。性。格。你。也。是。曉。得。的。前。兩。年。我。因。爲。沒。有。兒。子。徵。求。她。
的。同。意。討。了。一。個。姨。太。太。沒。幾。時。就。借。著。一。件。事。大。哭。大。吵。硬。將。她。攆。了。出。去。這。件。事。很。傷。我。的。心。去。
年。在。萬。牲。園。遇。見。我。那。已。下。堂。的。妾。同。她。的。老。爺。也。在。那。裏。吃。茶。她。的。老。爺。說。起。來。也。和。我。是。朋。友。向。
我。點。頭。招。呼。她。看。見。我。忙。偏。過。頭。去。看。她。眼。眶。兒。已。經。紅。了。此。種。情。形。是。我。畢。世。所。不。能。忘。的。我。如。何。
還。有。心。肝。再。討。姨。太。太。呢。說。起。來。也。是。前。世。的。緣。法。我。不。知。如。何。會。遇。見。她。她。閱。人。不。爲。不。多。上。海。的。
漂。亮。後。生。曉。得。有。多。少。她。不。知。如。何。會。看。上。我。我。同。她。也。不。過。是。平。常。的。交。情。她。竟。一。定。纏。著。要。跟。我。
而。且。不。要。我。花。費。分。文。我。再。不。允。許。她。的。要。求。豈。不。太。辜。負。人。家。的。真。意。我。將。她。接。到。北。京。來。明。知。道。
那。雌。老。虎。不。是。能。容。人。的。只。好。在。外。面。租。一。間。小。房。子。和。人。家。同。住。我。有。空。便。來。陪。陪。她。也。很。自。得。
其。樂。天。下。自。有。那。些。會。拍。馬。屁。的。人。跑。到。那。雌。老。虎。前。去。討。好。將。我。們。這。邊。的。事。一。五。一。十。全。告。訴。了。
她。她。便。尋。着。我。大。哭。大。鬧。說。我。不。應。該。瞞。着。她。一。定。要。搬。來。同。住。我。回。去。問。那。人。以。爲。她。決。計。不。肯。不。
料。她。竟。滿。口。應。承。我。還。再。三。告。訴。她。那。雌。老。虎。的。威。風。潑。辣。勢。不。可。當。搬。進。去。容。易。搬。出。來。可。就。不。容。

易了她。慨然道：醜媳婦終是要見翁姑的。既然她是正太太，說不得也要硬著頭皮去見見她。難道我們便鬼鬼祟祟的在外面過一輩子不成？被人說起來，你爲了我傷了夫妻們的和氣，這個罪名我擔待不起呀！我聽她這話倒也有理。果然被親戚們議論起來，不像話。當即將她搬到大公館裏去住。那雌老虎又提出種種苛酷的條件：第一進門時須行拜跪禮；第二見面要稱呼太太；第三我們的女兒她要喊小姐；第四家裏上上下下都喊她陳姑娘，不能喊姨太太。你看這不是故意與人家過不去麼？經我幾度磋商之後，她居然都答應了。進門之後，她千依百順，什麼事都搶着做。那雌老虎總是看她不得，指桑罵槐的多方挑剔她。一一忍受，背後常對我說：我只算替你家當一名老媽子，不拿工錢做事，體還是個吃力不討好。這本不怪她，牢騷無如我沒法安慰她，惟有付之一歎而已。我家那兩位小姐倒和她很說得來，她待那兩位小姐也算得小心翼翼，應酬周到的了。那雌老虎反說她不懷好意，將兩位小姐帶壞了。又將她攆了出來。我這一向閒氣也受穀了，樂得搬出來住耳根可以清靜，她更進一步限我幾天之內將陳姑娘丟掉。我挽請許多親戚出面調停，并開誠布公對她說：這事只怪我當初一念之差，鑄成大錯。現在木已成舟，後悔已是無及。我並不愛戀陳姑娘，捨不得丟開，要知當

初討她時。我并。不會。花。半。文。身。價。於。今。說。攆。走。就。攆。走。天下。沒有。這。容易。的。事。至少。也得。給。她。一。兩。千。塊。錢。的。贍。養。費。纔。能。平。和。了。結。我。此。刻。又。拿。不。出。來。你。要。我。和。她。脫。離。關。係。也。很。便。當。只。消。暫。時。代。爲。墊。出。這。筆。錢。我。沒。有。辦。不。到。的。

朱。知。白。說。到。這。裏。側。過。頭。來。向。老。邱。道。老。邱。我。向。她。說。的。話。確。是。實。情。並。非。故。意。難。她。她。聽。說。要。錢。口。便。軟。了。當。下。經。衆。親。戚。口。頭。上。立。定。契。約。我。一。個。月。當。中。三。分。之。二。住。在。大。公。館。裏。三。分。之。一。住。在。小。公。館。裏。她。佔。了。上。風。一。時。倒。也。相。安。無。事。過。了。沒。幾。天。又。時。時。向。我。發。脾。氣。我。被。她。鬧。得。無。法。可。想。只。好。借。事。和。陳。姑。娘。發。脾。氣。我。親。自。到。區。裏。叫。巡。警。來。陳。姑。娘。哭。著。在。地。下。亂。滾。渾。身。成。了。泥。人。死。也。不。肯。走。那。巡。警。見。這。樣。兒。也。無。辦。法。問。我。道。這。就。是。你。們。姨。太。太。麼。清。官。難。斷。家。務。事。我。們。這。件。事。竟。有。點。管。不。着。我。道。我。告。她。不。守。婦。道。巡。警。笑。道。她。是。位。婦。道。人。家。說。起。來。又。是。做。官。人。家。的。姨。太。太。我。們。不。好。動。手。就。是。橫。拖。豎。拽。的。弄。到。區。裏。去。證。實。她。是。不。守。婦。道。也。無。非。著。家。屬。帶。回。管。束。仍。舊。要。你。先生。領。了。回。來。何。必。多。費。許。多。手。續。在。街。上。哭。鬧。著。也。與。你。先。生。的。面。子。很。有。關。礙。這。巡。警。說。的。話。理。由。非。常。充。足。我。只。好。讓。那。巡。警。走。了。簡。直。束。手。無。策。陳。姑。娘。見。巡。警。已。走。從。地。上。爬。起。來。同。沒。事。人。一。般。

委委屈屈的著意服侍我。我倒很覺對她不住。老邱我的方法總算想盡了。我近來雙方感受痛苦。未嘗不竭力想解脫的方法。最好能捉住陳姑娘。一個錯處。事體就好辦了。無奈她事事總來遷就我。我想託人弔她的膀子。萬一她墮我計中。我便有所藉口。咧。今天我在陳姑娘屋子裏。忽然家裏打電話來。說那雌老虎要尋短見。咧。我忙趕回家去。那雌老虎活龍活跳的在地上一見我的面。就揪住不放。哭著罵着。要同我拚命。非我馬上趕走陳姑娘不可。我被她揉扯得氣多喘不過來。經兩位小姐打電話請了幾位親戚來。纔勸開那邊同住的楊二爺。又打電話給我。說陳姑娘不對了。我覷空兒溜到那邊。陳姑娘顏色都變了。話也說不出來。據老媽子說。少了一付金耳環。一定是吞金了。我趕緊送她到惠民醫院裏去。但恐那雌老虎打聽清楚。又追了來。不敢久留。剛纔在一個朋友家裏打電話到醫院裏去。問據說大便裏找出兩粒碎金子。大約還不礙事。否則幾乎鬧出人命。案子來。唉。我家那雌老虎年紀也有四十多歲了。兩個女兒都快陪人家睡覺了。怎麼醋勁還如此之大。人家說三十如狼四十如虎。這句話真是千古名言。我慌慌張張出來。帽子也沒戴。什麼東西都不能拿。一時也不能回去。不賢德的婦人教我。有什麼辦法。老邱。請你再替我打一個電話到惠民醫院裏去。問問看。可千萬不要。

說是姓朱。朱知白說着不住的歎氣。

懼內的朱知白居然敢討姨太太。敢幫姨太太和太太淘氣。這不能不算奇文了。聽朱知白的語氣。句句隱隱的袒護着姨太太。對於以前畏服的太太。竟立於反抗和宣戰的地位。查考朱知白種種歷史上的關係。似乎不至於如此罷。我很想問老邱。因為老邱或者曉得詳細的情形。礙著朱知白在面前。不好動問。隔了幾天。遇著一個姓趙的朋友。姓趙的和朱知白是部裏的同事。我向他談起朱知白家裏唱雙搖會的事。姓趙的笑道。朱知白現在很可以不必怕老婆了。我問這是什麼緣故。姓趙的冷笑道。朱知白爲了怕老婆。纔陞官發財。也爲陞官發財。纔怕老婆。現在朱知白錢也有了。地位也鞏固了。他丈人既不能有好處給他。又不能妨害他的現狀。他爲什麼還要怕老婆呢。去年他奉部委到上海。考查什麼事。他到上海之後。天天同一般狐羣狗黨。花天酒地的胡鬧。一來上海的地方太繁華了。二來朱知白這許多年來。被他老婆拘束得緊。一旦虎兇出柙。當然有一種飢不擇食的光景。朱知白的尊容。不消說是極鬼斧神工之能事。年紀又已有這麼大。再加上那種種壽頭壽腦的舉動。在堂子裏當然不能吃香。也不知道他鬧出多少笑話來。後來有一個朋友引他去白相鹹肉莊。就從莊上